一位检察官的“舍”与“得”

□张燕

检察官，是一个充满责任的职业，是与“正义”连在一起的称谓。当罗迅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，这个抽象的概念，有了最具体、最真实的写照。

面临生离死别，罗迅选择舍弃躯体的长存，让希望延续下去；饱受病痛困扰，罗迅放弃卧病休养，让案件落地有响；为了熬战司考，罗迅拒绝觥筹交错，让专业日日精进；面对遥远的呼唤，罗迅放弃优渥的条件，慷慨奔赴扶贫一线……在“舍”与“得”之间，罗迅的形象渐渐丰满——他恰似一支蜡烛，虽然细弱，但有一分热，便要发一分光。

诚然，每个人都有家庭、有牵挂、有顾虑。正因如此，取舍之间才更显真实、更加动人。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罗迅帮过的人、办过的案、资助过的孩子，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广度和厚度。

面对“舍”与“得”，罗迅心中装着“大爱”。至亲不在，肝肠寸断。彼时彼刻，捐赠遗体，更让人百般不解。但罗迅意志坚定，纵然妻子痛哭、战友劝阻，他仍然缓慢而坚决地点头。失去躯体，无可纪念，可谓遗憾。然而，把希望延续下去，何尝不是另一种对生命的热爱。

罗迅的遗体捐赠，更像是一封写给世界的“告白信”——请您用我的眼睛去注视人间吧，看看那些和我一样，努力活着、从不言弃、奋力奔跑的人，让生命之花，于艰难处生长，经风吹雨打，开出一个美丽的世界。

面对“舍”与“得”，罗迅心中装着“职责”。至难时刻，决心不再是简单的几个字——它是法庭上汗水浸透的额头；它是断食8天、脏器衰竭后的坚守；更是这位检察官“拼上最后一口气”，也要践行的使命。“职责”二字，始于初心，见于担当，成于选择。

罗迅是千千万万检察官的代表。他对司考的执着、对案件的谨慎、对工作的坚守，构建起一个检察官的全貌——寒窗苦读，难凉热血；兢兢业业，不负韶华。在政法系统中，还有许多像罗迅一样的人。他们或许一生“平凡而低调”，但他们对工作的恪守，对职业的尊重，对使命的担当，却无比崇高。

43岁那年，罗迅通过了司考，他与妻子相拥而泣。我们努力过、奋斗过，生命之花结出过璀璨的果实。纵使岁月无情，一次次将生命割裂，但人间有爱，希望不灭，感动长存。

愿我们都能从罗迅的“舍”与“得”中汲取精神养分，温暖彼此，照亮世界。愿榜样的光芒，转化为不竭的精神动力，指引我们昂首阔步、勇往直前。

“我要配得上这身检察制服”

（上接1版）

哭罢，她再度俯身几乎贴到罗迅脸上，一字一顿地问：“那只捐眼角膜，我们不捐遗体行不行？”

病床上的罗迅身体抽搐了一下，艰难摇头。

“你要想清楚！捐了遗体，他连块碑都没得！”一旁沉默良久的老战友赵剑波心中不忍，瞪着通红双眼，顾不得病房安静，冲张慧琴低吼起来。

张慧琴啜泣无言，倒是躺在病床上的罗迅明显听到了，他竟再次重重点头两次。

赵剑波瞥见这一幕，倏然起身，仰头望着天花板，泪水顺脸滴落。

9月16日，罗迅因肺癌医治无效离世，距他50岁的生日，仅差两天。

离世后，罗迅遗愿达成，眼角膜无偿捐献，遗体无偿捐献。

罗迅生前照片。（罗迅家属供图）

断食8天仍坚持最后一次出庭

“罗检察官去世了？隔上次在法庭见到他这才几天啊？”得知罗迅去世，53岁的卓玉莲（化名）睁大眼睛连连摆手。

卓玉莲因前夫数十万元借贷纠纷，被债权人诉至法院，一、二审均判决她承担夫妻共同还款责任。卓玉莲向重庆检察机关提起监督申请，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助理正是罗迅。

罗迅生命中最后一次出庭，即为卓玉莲的案件。

8月18日13:50，市检察院车队出车记录显示，罗迅与搭档检察官朱振喜一同前往市高法院。

朱振喜回忆，罗迅当时“脸色惨白”，行前他问罗迅：“你行不行？不行我再找人。”罗迅摇头。

14:30，法院正式开庭，罗迅对朱振喜说：“我感觉有点恼火，你帮我宣读抗诉书吧。”

那天是卓玉莲首次见到罗迅，他给她留下“消瘦、白净、安静”的印象。

但真实情况是，罗迅6月癌细胞已向肝部转移。8月10日复查，他已肝衰竭、双侧胸腔和腹腔出血有积液、胆囊水肿，且无法进食并呕吐，仅靠鸡汤或水维持。

换言之，罗迅最后一次出庭，是在断食整整8天后。

当天，卓玉莲注意到罗迅庭上一个微小动作，“法庭冷气很足，但我看到他居然用手从额头抹到下巴，抹了一圈汗水。”

“断食8天、多脏器衰竭，他还能出庭？”事后得知此事，他的主管护师吴海霞难以置信，“一个断食8天、各种脏器衰竭的晚期癌症病人，能坚持两个多小时庭审，从医学角度很难解释。唯一的可能，是罗迅心中那份强烈的责任感和信念在支撑。”

果然，庭审刚结束，罗迅就对朱振喜说：“我有点恼火，先走了。”他甚至都没顾得上与卓玉莲说句话。

今年春节前的2月7日，罗迅主动电话催她补充相关证据。卓玉莲问能否等明天，罗迅说：“最好是今天，马上就要放假，你要抓紧时间。”

“为我的案子，他给我留了他个人手机号。”卓玉莲很后悔长达数月不断电话叨扰着这个生命已倒计时的检察官。

“说老实话，这案子我可能比你还着急些。”这是罗迅生前念叨多次的话，直到他突然离世，她才悟出此话深意：“应该是他感觉时间不多了，他是在跟病魔抢时间。”

“锦旗我都没来得及送，咋办呢？”卓玉莲的案子尚未宣判，但她坚持“不管啥判决结果，我都要给他送面锦旗，这是我欠他的。他真的是一个好检察官！”

“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就是想拼上最后一口气，把手头全部案子办完。”市检察院六部副主任石娟叹息道。

最后一次出庭后第28天，罗迅悄然离世。

苦战7年通过司法考试

作为一名检察官助理，罗迅的职业之路走得颇坎坷也颇传奇。

用司法系统的行话说，罗迅属“半路出家”。他武警服役13年，2003年部队转业至重庆市检察院时已32岁。

在部队，罗迅获嘉奖、表彰5次，荣立三等功一次；初入市检察院，罗迅是该院政治部副科级干部。循此人生轨迹，他的前途并不差。

但这个惯于沉默的男人，4年后默默做出重要决定：参加全国司法考试。

彼时，全国司考每年弃考率20%以上，弃考人数每年以10万计，考试综合淘汰率达90%，远超高考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考”。

“他这人爱跟自己较劲。”妻子记得那年是2007年，女儿罗瑜辰刚出生，罗迅一边照料女儿一边备考。

年年考试，年年失败，年年缺席战友聚会。有次老战友赵剑波打电话邀罗迅聚会被拒，对罗迅发出灵魂拷问：“都快50岁了呀老伙计！考上了你能多拿一分钱工资吗？”

电话那头，罗迅幽幽说了一句话：“每天穿着制服在检察院上下班，我想要配得上这身检察制服。”

为此一句话，罗迅最终苦战七年。

2014年11月22日晚，极少发朋友圈的罗迅，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，即“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通知单”截图。罗迅终于通过司考。

“考了7年，他缺席所有聚会7年。”那天恰逢周六，妻子张慧琴看着这一张图瞬间引爆朋友圈，留言高达103条。那一晚，她在家专门烧了几个拿手菜，郑重其事地向丈夫敬了一杯酒，喝下那杯酒，她自己则先笑后抹泪。

2015年3月，罗迅获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》，同年4月被正式任命为重庆市检察院助理检察员。

至此，罗迅终于实现了他“配得上这身检察制服”的夙愿。

这一年，罗迅已44岁。

治癌半年办完27件案件

成为助理检察员第二年，罗迅就走遍全市11个区县看守所、3个监狱进行调研和学习，参加减刑出庭8次。

但他没有就此止步。

“下基层锻炼？老罗你又不是新人，还需要锻炼啥嘛？”2017年5月，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负责人对罗迅要求下基层办案锻炼的要求，倍感诧异。

“说到办案子，我就是个新人嘛，就该下基层锻炼啊。”再三坚持下，罗迅前往沙坪坝区检察院锻炼的申请终获批准。

锻炼期间罗迅被安排在公诉科，又是一个崭新领域。阅卷、讯问、做笔录、写起诉书，罗迅以真正新人的状态，对每一个流程和细节反复学习琢磨。快速适应公诉岗位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，协助提讯犯罪嫌疑人30余人次，参与办理各类刑事公诉案件20余件。

然而命运无常，2020年6月，单位例行体检，罗迅查出肺癌。

7月1日晚，罗迅首次手术仅30分钟，医生叫来他妻子张慧琴遗憾告知：“肺癌四期，肿瘤弥漫全肺，并扩散至整个胸腔，后续已无手术必要。”因无相应靶向药，医生建议只能常规化疗。听懂弦外之音，张慧琴几欲晕倒。

就在同一天下午，此前被查出癌症的罗迅的父亲罗东华，在同一家医院被推上手术台。

可即便这种情况下，罗迅出院17天后就开始办案。

7月10日罗迅出院，7月27日，他就与朱振喜一道前往交通银行重庆工商大学支行进行案件调查。

2020年，罗迅共完成27件案件，其中不支持监督案件19件，向市高法院提出抗诉案件8件，协助办案组完成3次向最高检报送典型案例和相关数据工作……

“上半年有疫情影响，下半年一边化疗一边办案，我都不晓得他怎么办完这么多案子。”市检察院六部主任朱刚痛惜地回忆。

扶贫一线的检察干部

9月17日，罗迅追悼会前夜10点，一陌生面孔走进罗迅灵堂，对着遗像深鞠三躬，一直守灵到18日凌晨一点多才离开。

来人叫李桥，重庆市武隆区土地乡天生村村民，一个与罗迅本不会有任何交集的农民。他俩之间的往事，要追溯到13年前。

2008年10月，市检察院对口扶贫武隆土地乡，罗迅作为普通一员参与其中，与李桥偶有接触。

“我真正记住这个人，是因为去长途汽车站接他下村。”2009年春的一天，李桥接到罗迅电话，不好意思地问李桥是否方便到长途汽车站接他，因为当时村里只有李桥有一辆旧车。

“市检察院干部下乡扶贫还坐长途汽车？”李桥怀着试探真假的心思，在武隆长途汽车站，真接到了穿着制服、提着行李的罗迅。

彼时，从重庆主城坐长途汽车到武隆，要四个多小时；从武隆坐班车到土地乡，又要两个半小时；从土地乡再到天生村，即便坐摩托车也要大半个小时。

李桥暗忖罗迅可能“体验生活”才坐长途车下乡一次。但一月后，他再次接到罗迅电话，这次问清他就在县城办事，才说“再搭个顺风车”。

至此，这个“下乡真扶贫的检察干部”被李桥牢牢记在了心里。

2011年，长期在外打工的李桥，被罗迅说服，返回家乡天生村当了一名村民小组长。

“我下决心返乡就因迅哥一番话。他说‘有市检察院扶贫，我就不信把你们这里搞不起来！’”10年之后，李桥依旧记得那个夏夜，罗迅说这话时闪闪发亮的眼睛。

那时，天生村已诞生40多家农家乐，村里外出青壮年回流高达90%。

“早年我们村的青壮年，全部外出打工哇！”李桥少年离家谋生，深感背井离乡之痛。当儿时伙伴纷纷回村且大多留下来时，他感慨良多。

“十几年前，迅哥坐长途车来我们村扶贫；现在，我就一定要开车去送他最后一程。”得知罗迅离世，李桥明知开车到达时已是深夜且无法返回，却还是连夜驾车赶到罗迅灵堂。

三名孤儿被改变的人生

罗迅在土地乡的扶贫，远超职务行为范畴，极富个人色彩。

“他哄我说去钓鱼看风景，到了土地乡才晓得是拉我去投资扶贫。”身为一家公司老总的王帆，回忆往事会忍不住笑。

2012年6月，王帆与罗迅偶然走进一户农家，得知78岁的奶奶曾永书和上小学的孙子吴松艰难度日。

王帆掏钱想表心意，但老人坚决不收。罗迅转到屋后猪圈指着一头猪说要买猪肉，老人为难，说猪瘦得只剩架子没啥肉。

“那先放您家养，这是定金，不能卖别人哦！”罗迅边说边掏出1000元，王帆会意也忙掏1200元，一并硬塞给老人家。

出门后，罗迅两人找到土地乡中心小学校长李树成，要资助吴松在学校每学期须缴的600元生活费。

“为谁掏这钱我俩争半天，拗不过他，最后一人一半分担。”王帆也没料到，那次的资助竟一直持续到了孩子们成年、工作。

几乎是吴松境遇的翻版，同校李平、李秋容兄妹俩父母双亡，他俩也通过校长李树成，为两兄妹缴纳每学期共1200元的生活费。

从2012年到三个孩子先后小学毕业、初中毕业、考入涪陵医药卫生学校等，他俩的资助从未间断。甚至他们三人至今在重庆主城的住处，都由他俩提供。如今连最小的李秋容也21岁，均已工作。

令人诧异是，早已成年的三人回忆罗迅时，竟羞赧低头：“我们都知道罗叔叔，但都不怎么记得他长相。”

“这事我作证！真不怪孩子们不懂感恩！罗迅不管是资助钱，还是资助米面油，他几乎从不露面！”天生村党支部书记徐敏多年替罗迅转交资助款物，每次只能语重心长告诉孩子们：“罗叔叔自己不递钱给你们是怕伤你们自尊心。”

“这么多年我都没机会感谢罗叔。原先还托人给他送板栗、核桃，现在面都见不到了。”24岁的哥哥李平回忆往事，双眼通红。

“我还能记得罗叔叔两次对我们说过的话，让我们学法、守法、不要走歪路。”21岁的妹妹李秋容说：“我们一个都没走歪路！”

“我没辍学，最大原因就是罗叔。”24岁的吴松眼含热泪回忆，当年罗迅二人买猪两年多后，奶奶心急火燎给罗迅打电话：“我把猪都喂到400多斤了，你们再不来拉，猪就要老死了噢！”

最后一笔党费

当年的土地乡中心小学校长李树成，至今最念念不忘的事，还不是罗迅资助孩子，而是他多年坚持为土地乡的学生复印教辅资料。

原来，资助三个孩子后罗迅发现，当地孩子们除课本外，几无教辅资料，学习缺乏拓展空间。他就在重庆主城搜罗最优质的各科教辅资料，然后各复印数百份。

“第一年复印资料，他忙活一个通宵，还弄坏一台复印机。”看着罗迅通宵忙活，王帆主动开着越野车去拉复印好的资料，塞满整整一车。

此后，他俩年年给土地乡中心小学拉去整车复印的教辅资料。直到2018年更多朋友知晓此事后，决定一起凑钱给土地乡的孩子们购买原版教辅资料。

“那年买原版教辅资料花了5686元，我们都不敢跟罗迅说金额。啧啧啧，他那人太抠了。”王帆撇嘴。

至于这些年做这些事究竟花了多少钱，王帆倒是哈哈一笑：“干这事我和罗迅一样，从不记账！”

其实，罗迅“抠门”已是大家公认。

“我认识罗迅这么多年，他居然没请我吃过一顿饭！你说他抠不抠嘛？”王帆努力装出愤愤然的模样，说罢却摘掉眼镜拭去眼角泪水。

罗迅最贵的一件衣服是妻子张慧琴在网上买的一件打折冲锋衣，价格仅有338元。

罗迅上班穿检察制服，下班就穿运动服，四季如此。他家门口摆着的一双凉鞋，已全部掉皮，他依旧在穿。

如此“抠门”的罗迅，多年来保持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习惯：春节会购买大量御寒衣物和食物，在除夕前送给在车站、码头露宿的流浪者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带上了年幼的女儿一道去分发物资。

9月18日下午，罗迅去世2天后，妻子张慧琴想起之前丈夫的叮嘱，通过网络缴费系统，默默替罗迅缴纳了43.8元党费。

“他最后交代我办的就是这件事，也是我能替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”张慧琴说。

这一天，距罗迅入党26年零8个月。

关注三峡博物馆建馆70周年

这座博物馆 陪伴市民走过70年

10月25日，庆祝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（重庆博物馆）建馆70周年特展开展。

记者 齐岚森 摄/视觉重庆

本报讯 10月25日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（重庆博物馆）建馆70周年系列活动举行。当天，文博界等领域专家学者参观了“我们：和博物馆一起走过的日子”庆祝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（重庆博物馆）建馆70周年特展，并在随后举行的主题为“薪火相传七十年，聚力奋进新时代”建馆70周年座谈会中回顾博物馆变迁，畅谈博物馆发展。

在展览中，1951年8月制“西南博物院印”、重庆市博物馆流动展览“山城巨变”在解放碑展出盛况图片、2005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馆仪式签名册……一件件实物展品和历史图片，静静诉说着70年来，一座博物馆和一座城市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据了解，1951年3月，在主政西南的邓小平的亲自关心下，西南博物院在西南大区首府重庆创建。70年来，该馆走过了西南博物院、重庆市博物馆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（重庆博物馆）三个特色鲜明的时期。

西南博物院初创之时，汇聚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重庆地区积淀的文博资源，名师才俊云集，俨然是西南文博之翘楚。

重庆市博物馆时期，它肩负起重庆文博事业的历史使命，经受考验，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探索发展路径，先后筹建衍生了红岩革命纪念馆、黄山陪都遗迹陈列馆、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一批文博单位，奠定了重庆文博事业的基本格局。

世纪之交，举全馆之力投入三峡文物的抢救和保护，直接催生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创建。这座崭新的博物馆自2008年实行免费开放以来，年均接待观众逾200万人次，先后跻身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、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（培育单位）等。

近年来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不断创新策展机制、加强科研文保、提升教育功能、优化便民措施、促进博物馆文化传播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大幅提升，成为重庆“城市会客厅”，被评为“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”“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标”“最具热度博物馆”“首届重庆文化旅游新地标”。

据介绍，下一步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将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全面开放，文物安全体系优化完善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搭建完备等方面充分发力，让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，基本实现文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推动国际影响力传播力实现飞跃，力争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设成为“国内领先，国际一流”的高品质博物馆，成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新典范。

“建成世界一流博物馆，使命必达！”

建馆70周年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（重庆博物馆）许下了怎样的“生日愿望”？10月25日，该馆举行建馆70周年座谈会，60余位嘉宾欢聚一堂，共话三峡博物馆的过去与未来。

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王川平在座谈会上建议，把该馆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。掷地有声的建议，获得热烈掌声。

重庆文博“母馆”

70年来，三峡博物馆在自身发展的同时，还相继筹建了红岩革命纪念馆、美蒋罪行展览馆、重庆自然博物馆、黄山陪都遗址陈列馆、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，奠定了重庆市文博事业的主体框架和基本格局。

“如果说渝中区是重庆‘母城’，那么三峡博物馆就是重庆文博‘母馆’。”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九江说，三峡博物馆的70年发展历程，是重庆文博事业发展的缩影和见证，该院将继续和三峡博物馆紧密合作，推动重庆文博事业向前发展。

“三峡博物馆专家对大足石刻研究院不是帮助，而是帮扶。”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也十分激动。他说，该馆在发展理念上的引领、文博人才上的培养令人印象深刻，“重庆的文博工作者，有多少人没有受益于三峡博物馆老师们的指导呢？”

三峡博物馆还发挥龙头辐射带动作用，相继发展了巫山分馆、重庆师范大学分馆、云阳分馆、忠州分馆、开州分馆、奉节分馆、綦江分馆，为文化强市建设贡献了新力量。

“龙骨坡遗址的考古发掘离不开三峡博物馆专家，巫山博物馆的选址、策划、展陈、目前定位、未来发展更是离不开。”巫山博物馆馆长张潜表示。

力争成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新典范

今年，中央宣传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《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。根据意见，中国将实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创建计划，重点培育10至15家代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、引领行业发展的世界一流博物馆。

跻身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、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（培育单位）的三峡博物馆，被寄予厚望。

王川平建议，要坚定目标、坚定信念，把三峡博物馆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，“在重庆建成一家世界一流博物馆，是有强大基础和巨大现实意义的。要立即着手，加强软硬件建设，建成世界一流博物馆，使命必达！”

王川平的建议，得到来自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、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、重庆市社科联、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、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等单位或机构的专家学者一致赞同。

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认为，三峡博物馆建设世界一流博物馆，有基础、条件、资源，“我们要共同努力，为重庆文化强市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”

三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说，该馆接下来要建立科学规范的文物保护体系、着力提供更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、深入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、以改革创新赋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、提升博物馆影响力和传播力、提高博物馆发展能力，力争建设成为“国内领先，国际一流”的高品质博物馆，成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新典范。

（本组稿件均由记者赵迎昭采写）